

北美殉道者花园

[美国] 托拜厄斯·沃尔夫 著
孙仲旭 译

Tobias Wolff

译林出版社

托拜厄斯·沃尔夫似乎掌握到了我们所共有的秘密，而且他准备把他所知的一切都讲出来。——雷蒙德·卡佛 ***** 这是近年来最吸引人的小说集。——乔伊斯·卡罗尔·欧茨 ***** 他所描绘的我们现在的真实生活、我们所希望的生活（以及我们假装的生活）有一种犀利的、令人不安的熟悉感。——《芝加哥论坛报》

In the Garden of the North American Martyrs



美国短篇小说大师，欧·亨利奖、福克纳笔会奖得主
与雷蒙德·卡佛、理查德·福特齐名的“肮脏现实主义作家”

他看到了墙角的蜘蛛网，嗅到了墙上发霉的气味，失意小人物的灰暗世界就此展开……

北美殉道者 花园

[美国] 托拜厄斯·沃尔夫 著
孙仲旭 译

In the Garden
of the North American Martyrs

Tobias Wolff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北美殉道者花园 / (美) 沃尔夫 (Wolff, T.) 著; 孙仲旭译.
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6.10
书名原文: In the garden of the North American martyrs
ISBN 978-7-5447-5256-5

I. ①北… II. ①沃… ②孙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
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003384号

In the Garden of the North American Martyrs by Tobias Wolff
Copyright © 1976, 1978, 1980, 1981 by Tobias Wolff
Chinese (Simplified Characters) copyright © 2016 by Yilin Press, Ltd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, Inc.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All rights reserved.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10-2014-022号

书 名	北美殉道者花园
作 者	[美国] 托拜厄斯·沃尔夫
译 者	孙仲旭
责任编辑	方 芳
原文出版	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电子邮箱	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yilin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	7.375
插 页	2
字 数	118千
版 次	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47-5256-5
定 价	35.00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
(电话: 025-83658316)

献给凯瑟琳

目 录

隔壁	1
雪中的猎人	9
布鲁克教授生活中的一段插曲	33
吸烟者	56
面对面	79
乘客	95
处女航	115
身外之物	133

温菲尔德 155

北美殉道者花园 162

偷猎 180

骗子 204

隔壁¹

我醒来时感觉害怕。我妻子坐在我的床边，在摇晃我。

“他们又闹起来了。”她说。

我走到窗前，他们家的灯全开着，楼上楼下都是，好像钱多得花不完。男的在吼，女的尖声回敬，狗也叫起来。安静了一小会儿，接着那个小孩儿哭了，可怜的小东西。

“最好别站在那儿，”我妻子说，“他们可能会看到你。”

我说：“我要报警。”心里也知道她不会让我这么做。

“别去。”她说。

她害怕如果我们投诉，他们会毒死我们的猫。

隔壁那个男的还在吼，但是因为狗叫，小孩儿又哭，听不

1 本篇及《雪中的猎人》《北美殉道者花园》曾由作者修改后收录于精选集《我们的故事开始了》(*Our Story Begins*)。此三篇系译者根据修改后的版本翻译。

清他吼的是什麼。女的笑了起來，但不是真的想笑——“哈！哈！哈！”——後來突然發出一小聲尖叫，然後一片安靜。

“那個男的打了她，”我妻子說，“我感覺正像是打了我一樣。”

隔壁那個小孩兒發出長長的一聲號哭，狗又開始叫起來。那個男的出門走上他家的車道，砰的一聲關上門。

“小心點。”我妻子說。她回到自己的床上，把被子拉到脖子那兒。

那個男的嘴里嘟嘟囔囔的，猛地拉褲鏈。最後拉開了，他走到我們家的柵欄那兒。那是白色尖桩柵欄，最主要是起個裝飾作用，攔不住人，是我自己豎起來的，還一路沿着它種了金銀花和三角梅。

我妻子說：“他在幹嗎？”

“噓。”我說。

他一只手扶着柵欄，用另一只手幫忙，對着花就尿上了。他就那樣從柵欄這頭走到那頭，一朵花都沒有漏澆。尿完後，他把他那話兒抖了抖，拉上褲鏈又回頭走過車道。他幾乎在砾石路上摔了一跤，不過又穩住身子，罵了一句進屋，又是砰的一聲關上門。

我轉過身時，我妻子身子往前傾着，在看着我。她揚了下來。

眉毛。“别又来了。”她说。

我点点头。

“有他和那条狗，那里还能长出什么来倒是奇迹呢。”

我宁愿聊聊别的，想到那些花让我挺不痛快。隔壁那个女的在大喊大叫。“你听。”我说。

“我以前同情她。”我妻子说，“现在不了。从上个月就不了。”

“我也是。”我说，一边努力回想上个月发生了什么事。我也不同情那个女的，不过说起来，我从来就没有同情过她。她会吼那个小孩，原谅我吧，但是我不可能为一个那样对待小孩的人掉眼泪。她会尖声说出像“我想我跟你说过待在自己的房间里！”这种话，而那个小孩儿还不会说话呢。

至于她的长相，我想你得承认她长得漂亮，但不会一直漂亮下去。骨架不行，有点肌肉松弛的样子，就好像除了甜甜圈和奶昔，她从来别的什么都不吃似的。她皮肤白，那个小孩儿长得像她，当然你也不会希望孩子像他，长得黑，身上还毛烘烘的。那个男的就算穿着衬衫，你也能看出他的背部和肩膀上全是汗毛，茂盛，弹簧一样，就像艾尔达猎犬的毛。

现在他们全都闹起来了，还把音响开得震天响，那种乐队的音乐。“我可怜的是那个小孩儿。”我说。

我妻子用手捂着耳朵。“我一分钟也忍受不了了。”她说。

然后又拿开手。“也许电视上有什么看的。”她坐起来，“看看约翰尼·卡森¹的节目上是哪个嘉宾。”

我打开电视。以前电视在书房，但是几年前我妻子生病时，我把它搬过来了。当时我自己照顾她——做饭什么的，我甚至做到了不用她下床就能换床单。我妻子病好后，我一直想把电视再搬回书房，却一直拖着没搬。电视放在我做的一张小桌子上，在我们两张床之间。约翰尼在跟小萨米·戴维斯说什么，埃德·麦克马洪笑弯了腰。他总是这么快活。假如你要踏上一段漫长的航程，带上埃德·麦克马洪倒是不错。

我妻子想知道别的台还放什么。“《黄金国》，”我读道，“‘一个节奏明快的冒险故事，关于一群镇民去寻找传说中的黄金城。’旁边标着两颗半星。”

“什么城镇？”我妻子问。

“上面没写。”

最后我们就看那部电影。一个盲人来到一个小镇，说他去黄金国，他会带探险队去那里，报酬是获益也分他一份。他失明，但是他们骑马前去时，他会沿途指点一个个路标。一开始人们取笑他，但是最后，所有那些最有权势的镇民碰了一下头，决定试试。他们很快就遭到阿帕奇族印第安人袭击，探险队里

1 约翰尼·卡森（1925—2005），美国电视脱口秀主持人。

有几个人想返回，但是每次他们准备回头时，那个盲人又告诉他们一个路标，所以他们一直骑马前行。

隔壁那个女人快疯掉了。她跟他在说的那些，是没有人应该对另一个人说的那种话。这让我妻子感到不安。她看着我。“我能过来吗？”她说，“只是串串门？”

我把毛毯拉开，她钻了进来。那张床一个人睡着挺好，但是两个人睡就挤了。我们侧躺着，我在后面。我不是有意，但是没过多久，我那话儿自个儿硬了起来。我搂着妻子，手往上放到她的双峰那里，然后往下摸过平原，朝着下面而去。

“嗨，”她说，“别摸索，今天晚上别了。”

“对不起。”我说。

“我只是串串门不行？”

“别提了，我说过对不起了。”

那些镇民正在穿越沙漠，马上就要没水喝，他们嘴唇干裂。尽管那个盲人已经警告过，但还是有人喝了被投了毒的井水，死相恐怖。当天晚上，另外的人围着篝火吵了起来。他们多数都想回家。“这根本不是白人该来的地方。”一个人说，“照我看，从来没有任何人来过这里。”他说。但是那个盲人描述了一块金子，又大，纯度又高，你要是直接去看，会把你的眼睛灼瞎。“我本来应该知道的。”他说。他说完后，那些镇民都沉默了，一

个个走开躺在他们的铺盖卷上。他们头枕着手看着天上的星星。一条山狗叫了一声。

听到山狗叫，我想起我妻子为什么不再同情隔壁那个女的了。那是个星期一的晚上，大约一个月前，我下班后刚到家，隔壁那个男的开始打那条狗，我不是说仅仅揍一两下。他在打狗，一直打，直到那条狗叫都叫不动了：能听到那条可怜的畜生嗓子都叫破了。最后全停了。几分钟后，我听到我妻子“哦！”了一声，我去厨房看看出了什么事。她站在窗前，那扇窗户对着隔壁家的厨房。那个男的让他妻子背靠冰箱，两人双膝相错，正亲得很起劲。之后的一两个小时里，我妻子几乎一句话都没说，后来她说再也不会把同情心浪费到那个女人身上。

那边安静下来。我妻子睡着了，我的胳膊让她枕着，也麻掉了。我把胳膊抽出来，手指伸开又合拢，心里在想要不要叫醒她。我喜欢睡在自己的床上，这张床我们俩睡不够宽。最后我决定一个晚上换换地方也没什么不好。

我起来收拾了一会儿盆栽，浇了水，有些搬到窗户那里，有些往后面搬。我把那盆枝茎开始长得细长的锦紫苏修剪了一下，把剪下来的放在窗台上的一杯水里。隔壁那边除了照在卧室窗户上的那盏灯，别的灯全关了。我还在想着他们所过的生活，那种生活怎样不断地持续，直到那似乎就是他们想过的生活。

每个人都总是说人类很善于适应环境，这有多么了不起，但是我拿不准。我有个朋友在伊斯坦布尔看到有人背着一架三角钢琴在街上走，人们只是绕过他继续走。多么惊人啊，我们对任何事情都会习以为常。

我关了电视，睡在我妻子那张床上。她的味道从床褥上升起来，芳香，强烈，让我有点头晕，但是后来我喜欢，它让我想到了梔子花。

我之所以没有把剩下的电影看完，是因为我已经知道了结尾会怎样。那些镇民会自相残杀，全部死掉，很可能离传说中的黄金城只有十英尺；那个盲人则会一个人跌跌撞撞地走进，不知道自己终于回到了黄金国。

我能够编出一部比那更好的电影。我的电影会是关于一支探险队的，有男有女，他们抛下居所、工作、家人——他们所知的一切。他们横渡大海，到达他们的地图上没有标出的国家，船在海岸失事，一个人淹死了，还有一个人被野兽攻击，被吃掉了。但是其他人想继续前进。他们趟过河流，乘狗拉雪橇穿越冰川。这片冰川广袤极了，让他们花了好几个月时间，食物耗尽了，有一阵子，好像他们可能会互相动手，但是没有，最后他们把狗吃掉，问题解决了，这是这部电影中让人难过的地方。

最后，我们看到那些探险者躺在长满白花的草地上。花朵

上沾了露水，湿漉漉的，贴着他们的身体，耧斗菜、铁线莲、矮百合、满天星、飞燕草、鸢尾花、芸香花的花瓣把他们完全盖住了，把他们变成了白色，分不清谁是谁，分不清是男是女。太阳出来了，他们站起来，举起手臂，像白色树木生长在从无人迹的土地上。

雪中的猎人

胖子已经冒雪等了一个小时。他在人行道上踱来踱去以保暖，每次看到有车头灯照过来，他都把头伸过路缘。雪又下大了，胖子站到一幢房子的挑檐下面。路对面几乎挨着房顶的云变白了，白色弥漫在整个天空。他把步枪背带换到另外一侧肩膀上。

一辆卡车从街角打着滑拐过弯来，鸣着喇叭，车尾乱甩。胖子走到人行道上举起手，那辆卡车冲上路缘继续开，半边在街上，半边在人行道上，根本没有减速。胖子站了一会儿，手还举着，然后往后跳开。他的步枪滑下他的肩膀，咔咔响地撞在冰上，一块三明治从他口袋里掉出来。那辆卡车从他身边疾驰而过，到那片街区的尽头停了下来。

胖子捡起三明治，提着步枪走到卡车那里。司机弯着身子倚在方向盘上，正手拍膝盖，脚在地板上敲出拍子，他的样子

就像一张大笑之人的漫画像。“胖子，你应该看看你自己。”他说，“你那样子正好像是个戴帽子的浮水气球。不是吗，弗兰克？”

他旁边那人露出微笑，然后望向别处。

“你差点撞到我。”胖子说，“你有可能撞死我呢。”

“好了，胖子。”司机旁边那个人说，“别上火，肯尼只不过是闹着玩。”他打开车门，自己挪到了座位中间。

胖子取出枪栓，上车坐到他旁边。“我的脚都冻僵了。”他说，“要是你们本来打算十点来，干吗不说是十点？”

“胖子，从我们来到这里到现在，你除了抱怨还是抱怨。”中间那个人说，“如果你想生气、哼唧一整天，还不如回家跟你的孩子叽歪呢。你选吧。”胖子没出声时，他扭头对司机说：“好吧，肯尼，开路。”

有不良少年用砖头砸破了司机这边的挡风玻璃，所以冷风和雪都直接灌进驾驶室。取暖器坏了，他们把肯尼带来的几张毛毯盖在身上，拉下帽耳。胖子在毛毯下面搓手取暖，但弗兰克要他停下来。

他们离开斯波坎市¹，沿着一道道黑色的围栏往乡间开得很远。雪小了，但还是天地一色，田野像落满粉笔灰，层层叠叠，没有一样东西在动。寒意让他们脸色发白，也让他们脸颊上以

1 美国华盛顿州的一座城市。

及沿着上唇的一溜胡楂更显眼了。他们停了两次喝咖啡，然后进了树林，肯尼想去那里打猎。

胖子想去别的地方试试：他们连续两年在这一带来来去去，什么都没有看到过。弗兰克对去这儿还是那儿都无所谓，只是想从那辆破卡车上下来。“感受一下吧。”他说，一边砰的一声关上车门。他张开双腿，闭上眼睛，头往后仰，做了次深呼吸。“调整好，接受那种能量吧。”

“还有一件事，”肯尼说，“这片地方还开放。这里大部分地方都立有牌子不让进去。”

“我冷。”胖子说。

弗兰克呼出一口气。“别叽叽歪歪，胖子，调整好吧。”

“我没有叽叽歪歪。”

“调整好。”肯尼说，“接下来你会穿着女式睡衣，弗兰克，在机场卖花。”

“肯尼，”弗兰克说，“你话太多了。”

“好吧，”肯尼说，“我一句话都不再说了，就像我一个字都不会再提某个临时看小孩的保姆。”

“什么保姆？”胖子问。

“那是我们俩说的事。”弗兰克看着肯尼说。

肯尼笑了起来。